



· 长篇曲艺 ·

夜闯珊瑚岛

班友书

9.97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回** 徐大爷海边抗渔霸 (1)
胭脂虎仗势强封船
- 第二回** 胭脂虎乘危逼渔债 (9)
小珊瑚救父闯刀山
- 第三回** 徐珊瑚逃生跳大海 (17)
王永刚擒贼无名岛
- 第四回** 珊瑚岛徐家议抗暴 (29)
王参谋妙计赚敌顽
- 第五回** 洞渔行借粮斗恶霸 (41)
探虎穴英雄运奇谋
- 第六回** 王永刚施计擒恶狗 (58)
胭脂虎临逃审珊瑚
- 第七回** 施毒计珊瑚被逼祭大海 (75)
挂红灯渔民喜庆换新天
-

第一回

徐大爷海边抗渔霸

胭脂虎仗势强封船

(唱) 东风阵阵百花鲜，
杨柳丝丝绿万千。
华主席英明领导好，
粉碎了“四人帮”为党除了奸。
扫净乌云阳光现，
举世欢腾笑开颜，
人添干劲花增艳，
誓为“四化”谱新篇。
抓纲治国人人都把英雄学，
我这里唱一段解放军东海把名传。
四九年天翻地覆阳光灿烂，
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
全国大陆都解放，
也只有零星岛屿和台湾。
蒋匪军残兵败将窜海上，

他鸡蛋还想碰泰山。
这其中有一座珊瑚岛，
虎踞龙盘海中间，
靠南边有个棋盘坳，
西边就是龙山湾。
解放军前锋解放了龙山港，
面对着珊瑚岛弓开满月箭在弦。

（白）大家要问这珊瑚岛究竟有多大？东西长，南北短，就象一只大船。岛上有百十来户人家。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生长海岛，也都是靠打鱼为生。在这众渔民之中有位船老大，名叫徐宝泉。他今年五十六岁，为人正直，十分义气，专爱帮穷弟兄们排难解纷，因此大家都称他徐老大。十八年前，他妻子被渔霸窦老虎逼死，丢下一男一女，男的叫徐大川，女儿叫珊妹。只因为四六年渔霸狗腿子孙富贵，欺压渔民陈老三，徐大川路见不平，打了孙富贵，得罪了窦老虎，连夜跳海逃生，投奔解放军去了。只剩珊妹一人，今年一十九岁，生得聪明伶俐，打鱼拉网，胜过年轻后生。这年夏天，徐大爷接到大川带来口信，知道大陆已经全部解放，前锋已经占领了龙山港，马上就要解放珊瑚岛了。那渔霸窦老虎，连夜逃奔棋盘坳，岛上之事，全由他老婆胭脂虎当家作主。徐大爷不由心中暗暗欢喜，私下告诉渔民兄弟：毛主席，共产党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渔霸的日子快完蛋了，渔民们马上

就要翻身了！

（唱）众渔民听说大陆都解放，
毛主席的大军已到龙山湾，
前几天解放了龙山港，
眼看着珊瑚岛就要换新天。
这几天出海把鱼打，
一个个喜在眉头乐心间。
徐大爷鼓励大家多把大鱼捕，
准备让解放大军尝尝鲜。
捕鱼捕到天色晚，
一轮红日落西山，
渔帆片片归了港，
白花花的鱼儿装满船。
大伙儿挑的挑咪担的担，
一片号子响沙滩，
你呼我喊正高兴，
陡然间一片黑云遮了天。
码头上来了保长孙富贵，
后跟着渔霸家奴一大串，
众家奴狐假虎威两边站，
一色短枪手中掂。
咋呼一声“七奶奶到！”
腥风一阵扑沙滩。

当中走出人一个，
只见她黑皮袍外加黑披肩，
一头黄发蛤蟆眼，
满嘴瓢牙朝外翻，
还有一张鼓鼓囊囊蟹壳脸，
脸上的雀斑有万千，
胭脂粉搽的犹如猴子腩，
活象女妖下了凡。

（白）同志们要问：这七奶奶前有保长开路，后有枪手保镳，到底她是何等样人？原来她就是窦老虎的大老婆。这女人自幼儿走南到北，专跑水陆码头。嫁了窦老虎之后，珊瑚岛她当了大半个家，当面呵呵笑，心里一把刀，专放高利贷，鱼刺里榨出油。逼得穷人倾家荡产，渔民们恨之入骨。当面叫她七奶奶，背地里叫她胭脂虎。此刻她忽然来到码头，如临大敌，渔民们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泥鳅水上跳，风暴就要到，果不其然，只见胭脂虎——

（唱）满嘴金牙光闪闪，
皮笑肉不笑的把话言：

（夹白）“渔民们听着！——

大陆上来了共产党，
前几天占领了龙山湾，
准备向我们来进犯，

珊瑚岛今天起封岛又封船！

不准出海把鱼打，

不论是女还是男。

今天的鲜鱼全上缴，

充作军用莫迟延。

（白）这是棋盘坳侯司令、窦副司令的命令，如有违抗，一律以共产党论罪。”说罢转身就走。渔民们一听此言，群情激愤，一位老大，挺身站起，大喊一声：“七奶奶留步！”胭脂虎不由浑身一颤，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好为渔民说话的船老大徐宝泉。她强装镇静，问道“徐老大，什么事？”徐宝泉说道：“请问七奶奶，这窦副司令他是什么人？”胭脂虎冷笑一声向徐宝泉说：“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啊？我就对你们说了吧，窦司令就是你家窦七爷，如今他当上了东海前线游击纵队副司令，他升了官啦！”说罢哈哈大笑。徐宝泉见胭脂虎大笑，心中格外有气，心想解放军马上就要来了，你还这么神气，真是死到头上不知死！想到此身子一转，大声喊道：“乡亲们！封岛封船我们不能同意！鲜鱼上缴渔行，我们也不能同意！”大伙听徐宝泉这么一说，齐声吼道：“对，我们不能同意！”

（唱）众渔民听说封岛又封船，

阵阵怒火扑胸间。

在一旁恼了船家徐老大，

哪顾得胭脂虎狠毒又凶残。

高声道：“封岛封船是官家的事，

与我们渔民有何干？

不捕鱼百户渔民吃什么？

难道说老天爷他会掉下面粉团？”

胭脂虎说：“有吃没吃我不管，

这是军令重如山，

哪个要是敢违犯，

问他的脑袋安不安！

你本是渔民之中船老大，

我劝你还是少做出头椽。”

说到此假仁假意脸堆笑：

“老大你可是缺吃又少穿？

缺吃少穿只管借，

何必跟我找麻烦。

（夹白）孙富贵！徐老大这几天手头不大宽绰，他的鲜

鱼免了，回头给账房打个招呼，给老大再借百万元。”孙富贵说：“是。”徐宝泉说：“慢着！”

徐大爷把手一挥忙说：“慢！”

他早就看穿了胭脂虎的巧机关。

上前叫声：“七奶奶！

徐老大可不是吃里扒外少心肝。

明人不把暗事做，

青松不怕北风寒。

缴不缴这是大家事，
我可不能替你来包干。
鲜鱼都是大伙儿捕，
缴不缴大伙有话只管谈。”
众渔民一齐说道：“不能缴！
穷苦人靠它吃味也靠它穿。”
孙富贵一见此情不急慢，
忙抽出二十响盒子把机头扳。
他吼道：“难道你们想造反？
珊瑚岛目下还是窦家的天！
窦司令的命令谁敢抗，
除非他活得不耐烦。”
说罢话“啪啪”两枪朝天放，
叫枪兵押着渔民把鱼担。
徐大爷纵身上前来拦阻，
冷不防侯有财一脚踢在他的腰间。
徐大爷忍痛将身只一闪，
抓住了侯贼的脚猛地一掀，
喝声：“奴才，去你的吧！”
侯有财一跤跌个脸朝天。
众家奴端枪要把大爷捉，
渔民们拿起鱼叉拥上前。
胭脂虎见势不妙低声忙说：“走！”
一个个夹着尾巴窜了圈。

大伙儿乐的哈哈笑，
都说道胭脂虎今朝出门没有看好天。
这时候徐宝泉只觉腰疼难行走，
小珊妹急忙上前把他搀。
有个渔民叫海旺，
力大身魁象铁塔般。
他伸手抄起大鱼叉，
火冒三丈眼瞪圆：
“大爷，我去找姓侯的把账算，
逮住那小子用叉穿！”
“对！拚了吧，反了吧！
珊瑚岛闹他个底朝天！”
众渔民各抄家伙嗷嗷叫，
一团团怒火熊熊烧心间。
同志们要问后来事？
下回书中接着谈。

第二回

胭脂虎乘危逼渔债

小珊妹救父闯刀山

（白）书接上回。众渔民义愤填胸，磨拳擦掌，由海旺带头，要去找胭脂虎和侯有财算账，只见徐宝泉一招手，说道：“慢着，你们回来。”大家站住脚步，慢慢地围拢过来。海旺忙道：“大爷，有什么事吗？”徐宝泉用手顶着疼痛的腰窝，目光炯炯地说道：“咱们大家要沉住气，暂时忍耐几天，先做好迎接解放大军的各样准备。胭脂虎他们是旱地的泥鳅，活不了几天啦，等解放军一到，我们就向他们算总账！”海旺一拍大腿说：“对！只要有我海旺在，跑不了她胭脂虎！”说罢，众人纷纷离去。

（唱）且不言众人纷纷回家转，
俺再说珊妹就把老人搀。
徐大爷当晚回家去，
只觉得腰眼酸痛睡不安。
面对着茫茫大海心发闷，

忍不住心潮澎湃怒火燃。
珊瑚岛渔家世代受苦难，
窦老虎他就是头上的大山。
珊瑚妹娘十八年前投海死，
大川儿也不知何时把家还。
我与那窦家二虎仇深似海，
纵有那天大的斗儿也量不完。
毛主席呀共产党！
渔民们天天盼你眼望穿，
但愿你早派大军解放珊瑚岛，
杀渔霸救渔民重换新颜。
徐大爷他这里正把解放军来盼，
小珊瑚妹在一旁整夜也未眠。
她一看爹爹身有病，
思念着她的哥哥徐大川，
心想替爹把药买，
家中无有半文钱。
珊瑚岛连块石头都姓窦，
只有那窦家渔行卖药丸。
没奈何瞒着爹爹渔行去，
为爹爹赊剂药以后设法还。
徐珊瑚妹打后门渔行赊药去，
想不到一场大祸坍了天：
打前门来了保长孙富贵，

侯有财恶狗凶神跟在后边。

一脚踢开门两扇，

如临大敌拉枪栓：

“徐老大！无事不登三宝殿，

七奶奶要我把话传。

你欠下渔行一千五百万，

问你到底还不还？”

“哼，人不死，债不烂，

欠债自然要还钱。”

孙富贵说：“要还就得今天给，

迟一分过一秒不能拖延！”

徐宝泉说：“穷人不偷也不抢，

今日哪有还债钱？”

“嘿嘿，你儿子投奔共产党，

七奶奶从未找你的琵琶弹，

今天若再不还债，

只怕你难过这一关！”

“哼，徐老大风吹浪打数十载，

暗礁闯过万万千，

顶风破雾家常饭，

何惧你这拦路的小小泥丸。

你睁眼看，珊瑚岛就要天大亮，

怕的是露水鬼难见艳阳天！”

(白)徐大爷话刚落音,那孙富贵直气得象头红头猪公,暴跳如雷,尖叫道:“侯有财!给我把老东西带走!”侯有财说:“是。”抽出麻绳,动手就捆。徐大爷说:“不要动,要走就走。”轻轻一掌,将侯有财推倒在地,大踏步向门外走去。徐大爷刚刚打前门一走,徐珊妹提着药包,正好从后门回得家来,进门一看,只见前门大开,不见徐大爷人影。她连喊两声“爹!”忽见海旺嫂慌慌张张,走进门来,一见珊妹,连忙喊道:“珊妹子!大事不好,你爹爹被孙富贵抓去了,你快到我家躲起来吧。”珊妹一听说爹爹被抓,只气得两眼圆睁,心如火燎,说道:“不。躲也没用,我去找胭脂虎要人去!”放下药包,抬脚就走。不料未出大门,就与胭脂虎、孙富贵迎头大撞,一个出门,一个进门。胭脂虎满面奸笑叫道:“珊妹子!不用走,我来了。”

(唱)小珊妹听说爹爹入虎口,

心中如同滚油煎,

虎穴去把爹爹要,

想不到胭脂虎来到门前。

她见面就把珊妹叫,

一张脸笑的就象糯米糰。

假意儿问长又问短,

说什么“珊妹这孩子怪可怜。”

小珊妹越听心中越有气,

这母老虎准是没把好心安，
别看她甜言蜜语一大串，
分明是黄鼠狼出洞来拜年。
鳄鱼难遮凶恶脸，
风再狂浪再猛我也能开船！
她挺起胸膛一声冷笑：
“七奶奶你废话休要谈。
我问你，俺爹犯了什么罪？
你把他抓去为哪般？
劝你早把我爹放，
休得要逼我们穷人上梁山！”
“哟！珊妹人小口气倒不小，
你要我释放你爹也不难，
你爹爹欠渔行一千五百万，
只要你今天交钱就放还。”
珊妹说：“要还债只有出海把鱼打，
你封岛封船怎样还？！”
胭脂虎说：“要是今天不还债，
放你爹爹难上难。”
珊妹说：“难道你们不讲理？”
胭脂虎说：“理字一斤能值几个钱？
要放你爹也容易，
有个条件可愿谈？”
珊妹说：“有何条件只管讲，

只要能放我爹还。”

胭脂虎说：“棋盘坳有个侯司令，

他年龄不大今年正好五十三，

他心想找个姑娘来陪伴，

托我替他来周旋。

我心想你既是个孝顺女，

为救你爹志气坚，

你不如租给侯司令，

所欠债一笔勾销不用还。”

珊妹听罢这番话，

好比那晴天雷击顶梁间，

两眼气得金花射，

骂一声：“胭脂虎狗肺狼肝！

你家也有亲生女，

你何不租与姓侯的去消闲？！”

胭脂虎忽然哈哈笑：

“这丫头性子刚强嘴儿尖。

那好吧，愿与不愿在于你，

可不要拿你爹的性命闹着玩。”

回头叫声：“孙富贵！

把徐老大与我打入水牢间。”

（夹白）珊妹说：“慢着！”胭脂虎说：“怎么样？你

爹的性命全在你一句话。”

胭脂虎摆下了吃人筵宴，

小珊妹万分紧急心犯难：
我要是不去棋盘坳，
爹爹的性命难保全；
要是去到棋盘坳，
穷人的骨头宁折不肯弯。
对，我不如假意来答应，
且救爹爹转家还。
自幼随爹把水练，
风里飘浪里钻，
等着去到棋盘坳，
我何不跳大海投奔大龙山。
龙山港来了救星共产党，
也好找我那哥哥徐大川。

（白）胭脂虎说：“珊妹子，你想好了没有？”珊妹说：“想好了，就这么办。”胭脂虎一见珊妹答应，满面堆笑：“你早要是这样，不就不难为你了吗。”珊妹说：“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必须马上放回我爹。”胭脂虎说：“行。”“不准让我爹知道。”“行。”“我爹的病你们负责医治。”胭脂虎信以为真，哈哈大笑说：“那你就放心吧。富贵呵！马上回渔行把徐大爷送回来。”“是。”“多带点药。”“是。”“照顾点儿。”“是。”接着又小声吩咐道：“今天晚上，鼓打二更，小船一只，送穷丫头去棋盘坳。”孙富贵说：“七奶奶！这趟差事就交给我了吧？”胭脂虎说：“你能